

殷殷嘱托润黔山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一周年特别报道



侗族大歌传承人吴德军摄(影像贵州)

自然孕育的和声

学蝉鸣水声 唱自在生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其中的“仡伶”就是侗族先民的自称。清光绪年间的《凝秀庵记》记载:“前者唱于而后者唱,连袂而歌,于焉唱如众乐,皆作八音备,举合材中,无一非能鸣者焉,彼天地间亦何尝有寂寥耶。”这里的“于”和“唱”是高低音相合之意,是早期有关侗族大歌和声的记载,现在被侗族人称为“嘎老”,“嘎”就是侗语中“歌”的意思,“老”是侗语中宏大而古老的意思。

中国的民间音乐,曾被国外音乐家和学者长期认为是单声性的,没有多声部和声。而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的侗族大歌,是中国较早被发现和被国际认可的一种无指挥、无伴奏的自然多声部合唱音乐。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侗族大歌的产生,孔江平和陆尧都认为和侗族的生态环境有关。侗族主要分布在山川秀丽、森林茂密的贵州山区,以大散居和小聚居的形式居住在万山丛岭的坝子盆地中,特殊的自然生态为侗族大歌提供了原始的素材。“虫鸣鸟叫的高音和潺潺流水的低音,自然构成了侗族大歌高音和低音的不同声部。因此,自然生态是侗族大歌多声部和复调音乐的自然生态基础。”

侗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处于稻作农耕文明的形态下,以村寨和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具有很强的集体协作精神。而侗寨以吊脚

楼和广场为中心的建筑结构和布局,又形成了侗族大歌的演唱环境。

贵州籍知名音乐家龚琳娜曾多次到贵州侗寨采访,对于侗族大歌有着深入了解和体会。她认为作为自然和音的侗族大歌,是侗族音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通常侗族人聚在大榕树下,在劳作的间歇,在节庆和收获的季节,大家汇聚在一起,那么多人一起唱,树上有蝉,有蝉叫声,所以他们有了《蝉之歌》,那是侗族大歌里最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侗族大歌代表了一种天地人和的景象。”龚琳娜说。

侗族的居住环境,也是龚琳娜理解侗族大歌的角度之一。“侗族人临水而居,他们习得的声音也有水音。”至于什么是水音,龚琳娜这样解释:“水有透明度,有流通性,所以他们就有延绵不断和干净清澈的歌声。他们的声音像水一样柔和,同时透明、干净又有韧性。”

而侗族大歌的价值远不止于音乐层面,在没有文字的侗族社会,侗族人一直以歌唱来表达内心。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讲师、以民族音乐为研究方向的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吴黔凤认为,在侗歌的天籁之音背后,是一种诗乐结合的传统文化。“侗歌的内容包罗万象,表达了侗族人对命运、爱情、道德等人生重要议题的理解。舞台之下的侗歌连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追求,从日常生活中所传唱的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侗族人的生态观、婚姻爱情追求以及道德教化等包罗万象的文化内涵。”

黔东南州榕江县宰荡村的孩子从小就会唱侗歌。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摄

1957年4月,音乐家萧家驹等人组成的“侗歌调查组”进入黔东南州黎平县、从江县交界的侗族地区进行采风,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叫作嘎老的多声部合唱,并将之编成专著《侗族大歌》,于1958年8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后这种多声部的侗歌逐渐进入全球视野。

北京大学教授孔江平和陆尧在其《侗族大歌:自然天成的东方和声》一文中指出,最早关于侗族大歌的文献记载是宋代《老学庵笔记》中的描述:“辰、沅、靖等蛮,仡伶农隙时,至一

会唱300首侗歌 教了1000多个徒弟 歌师妈妈和她的领唱女儿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胡官美是由从江嫁到榕江来的媳妇,从小到会唱300多首侗歌,至今每一首都信手拈来,不忘歌词。她说她会唱的任何一首侗歌,只要学会了,歌词就再不会忘记,“所有的歌词,都在我脑子里。”

2025年,为期一年的国家艺术基金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侗族大歌舞台表演创作人才培训班”启动,贵州省歌舞剧院副院长,也是该项目负责人的杨春念记得,最令他们兴奋的,是身着民族盛装在夜幕中登上“村超”舞台,以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点燃全场。

作为侗族孩子,杨春念就对这些关于学歌的记忆里,以及每一个歌声不断的白昼黑夜里长大。2006年,她和伙伴们代表贵州参加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以一首《蝉之歌》获得首届原生态唱法组银奖。“是语言、习俗、生活状态决定了侗族人天生会唱歌。侗族的语言有9个

调,汉语有4个调,这种丰富的音调让侗族说话就像唱歌;同时,侗族的生活习俗,比如青年男女行歌坐月时唱的琵琶歌,敬酒时唱的酒歌,迎客时唱的拦路歌……这些决定了唱歌在侗族生活中无所不在。”杨春念认为,侗族人对学歌的重视,也是让侗歌美如天籁的原因:“侗族的小孩从小就学歌,侗族人认为唱歌唱得好的人有文化、受尊重,歌师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

宰荡村鼓楼里的侗族大歌演出,村里的男女老幼都会参与,穿上盛装之后的他们,就跟随了魔法一般光彩照人。胡官美是最受尊重的歌师,却每每坐在歌队最边上的位置,轻轻跟着大家合唱。居中领唱的是她的大女儿杨秀珠,而最吸睛的往往是那几排歌声稚嫩面容娇俏的侗族儿童。鼓楼里的大歌演出,就像一幅关于传承的缩影画面,一代又一代,歌声永不停。



演唱前,胡官美给大女儿杨秀珠整理头饰。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摄

一领众和 众低独高 人心同频的神奇力量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如果你在鼓楼里听过侗族大歌,在柳江上听过侗族大歌,你会对天籁两字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从侗族大歌里,会听到来自自然的声响。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教授孔江平从学术角度,分析了这些声响从何而来。从调式上看,侗族大歌多数采用以羽、宫、商、角、徵五个音(分别对应la do re mi sol)为骨干的五声羽调式为主要调式,以“la”为主音。比如,低声部常会在“la”上持续很长时间来模仿溪水淙淙的流淌声。但与常规民族五声羽调式不同的是,侗族大歌中的“徵”音不是非常稳定,高音“sol”略低,而低音“sol”略高一点。有学者认为,这一方面使侗族大歌的旋律大多数内收在一个八度内;另一方面,不稳定的“徵”音也常作为装饰音来丰富音乐色彩。

侗族大歌的声部有一领众和和“众低独高”的特征,一般分为两个声部。“高音部”一般由两到三位歌者轮流领唱,“低音部”由多位歌者合唱。和声由领

唱声部演唱主旋律,合唱声部用主音持续不断的持续音作为衬托。在和声音程的运用上,侗族大歌通常采用三度尤其是小二度为多。比如角-徵、羽-宫,体现了人类对协和稳定音程的审美共识。

但侗族大歌的和声又不如西方音乐的和声那样精准规范,然而这并不妨碍它的动听,反倒让它多了几分浑然天成不加雕饰的奇妙。孔江平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尧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侗族大歌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协和音程,比如大二度,而即使采用和谐音程,不同歌者演唱的和声效果从西方古典音乐的角度来看也未必完全和谐,甚至偶尔有类似‘走音’的听感,但在侗族群众看来,这都是符合心目中的‘和谐之声’。”

从节奏上看,侗族大

歌也与西方复调音乐较为规整的节拍不同,它更自由,更随性,常常频繁变换节拍形式——毕竟唱歌对于侗族人来说,不是职业,也不是表演,它就是生活本身,是与生俱来的需求本身,所以它只管自由自在,天然朴素,却拥有与自然相通,和人心同频的神奇力量。

贵州籍知名音乐家龚琳娜认为侗族大歌没有那么高亢,它没有多少高音,基本上都是真声为主,假音比较少。“这种真声比较真挚,像水一样的,很纯净,像小朋友唱歌。它就是童声,也是真声,干净亮丽。”

孔江平和陆尧坦言:“目前,受限于技术手段,学界对侗族大歌音律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采用声门阻抗仪、数码录音机、呼吸带等先进设备对侗族大歌不同声部的歌手分声部同时录音,全方位采集其演唱时的声学生理信号,并对其使用的音律开展科学的声学分析及感知研究,正力争从技术上对侗族大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科学解释。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3月在贵州考察时,饶有兴致地听取侗族大歌的艺术起源、曲调特点、演唱形式等方面介绍。

聆听侗族大歌,如同推开一扇通往乡土文化深处的门扉。被誉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的侗族大歌穿越千年,携着侗家人“饭养心,歌养身”的生活哲学,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激荡时代回响,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是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让我们循着这天籁般的和声,追溯其历史脉络,探寻侗族大歌与自然、稻作文明、鼓楼文化等的共生密码;解析其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艺术意韵;还原其演唱场景与歌师心授的传承体系,见证其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解码其独特魅力与文化内涵,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千年侗歌正青春 非遗发出全新的光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3月上旬,贵州“八角花组合”去到北京,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中外妇女招待会带去开场节目,以《每唱支歌都在呼唤你》《布谷催春》《蝉之歌》3首侗族大歌,惊艳在场的中外妇女代表。

40年前,侗族大歌第一次走出国门。1986年,9位侗族姑娘把侗族大歌中的代表作品《蝉之歌》唱响法国巴黎,赢得世界的青睐。

体现了人与自然、信仰和自我之间和谐关系,同时又以天籁之音表达人类“诗意栖居”的侗族大歌,不仅以音乐的方式成为侗族文化百科全书和社会伦理载体,同时也成为人类共通的精神纽带。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侗族大歌以创新的形式,在传播圈和文旅赋能方面表现不俗。

贵州首档音乐人文微纪录片《山地回响》,于2025和2026年之交在腾讯视频热播。该节目基于在地化的“声音文脉”,以“文化当代性”为视角,联动国内9组音乐人,探访贵州9个市州,对话9种在地音乐,创造传统与现代碰撞之下的充满想象力和生命力的音乐作品。

节目中,生活在宁夏的音乐人苏阳带着他充满西北气质的音乐作品《远路歌》来到贵州黔东南,在巨洞、占里、小黄等村寨聆听侗族大歌,感受侗族文化,并最终成就侗族大歌与《远路歌》相结合的音乐作品。

以侗族大歌为蓝本进行的充满当代性的音乐创作,成为侗族大歌在时代语境下创新与传承的路径之一。2025年初,票房高达148亿元、成功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排行榜前5的电影《哪吒2》,其开篇“宝莲盛开”片段里的音乐,就是侗族大歌。空灵吟唱模仿自然之声,再加上金属打击乐的配合,使得侗族大歌呈现出超越地域的美学价值,成为非遗与现代动画完美结合的典范。

2025年底,由中国传统文化跨界音乐品牌“新乐府”出品,“舞乐蝉歌”乐团首张同名侗歌跨界实验专辑《舞乐蝉歌》发布。“舞乐蝉歌”是由几位侗族年轻人创建的侗歌组合,该组合深度参与《哪吒2》《刺杀小说家》等动画配乐,一直以开放创新的态度传承侗族大歌。《舞乐蝉歌》侗语世界音乐专辑,将传统的侗族大歌与侗族琵琶歌的精髓,编织进现代音乐的织体之中,实验电子、民族爵士、现代编曲并置,让非遗在当代发出全新的光,古老与未来在同一条声波上相遇。

专辑中的作品之一《侗歌唱村超》,将悠远空灵的侗族大歌的多声部旋律与西方拉丁音乐节奏融合,淬炼出热情洋溢的曲调。专辑既是跨界音乐的重要探索,更是侗族大歌以创新形态拥抱全球年轻受众的实践,为传统民族音乐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创新样本。

正如贵州大学音乐学院侗族音乐专家吴培安教授在为国家艺术基金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侗族大歌舞台表演创作人才培训班”授课时所说,侗族大歌之前是要走出鼓楼,走上舞台,走出侗寨,走出国门;现在则需要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契合数字化媒体发展,因此侗族年轻一代应该在传承过程中主动创造,让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澎湃中国风 多彩文化韵

侗族大歌



千人演唱侗族大歌。翟向东 摄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赵怡 版式设计:邢瑞平 陈欢欢